



東國通鑑

七十九之三

共三十一

リ 6  
4060  
16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九

高麗紀

神宗靖孝王

諱焯古諱收字至華明宗母弟封平涼公崔忠獻廢明宗迎立之在位七

年壽六十一

元年

宋金廢元四年

春正月置山川裨補都監

崔忠獻會宰樞重房及術士議國內山川裨

補迺基事遂置之○三月元子始開書造於

寶文閣○幸王輪寺自是數幸寺院○重房

4060  
31-16

戊午



東監二十一



奏闕西之地武官位也請禁人家安碓○夏四月陞兩界兵馬判官為副使初防戍將軍不帶兵馬之職庚寅以後始兼兵馬判官至是遂陞為副使○有司請避上嫌名令諸姓卓者從外家姓若內外姓同則從內外祖母之姓○趙通還自金峇前王表詔曰卿嗣爵遐陬撫封歲久遠退讓以去位疑事變之非常迨閱奏絨備形懇切自以衰疾之逼難任機務之繁且述父言欲令弟及久曠藩宣之寄已從權攝之宜雖若出於卿誠顧未孚於

高麗神宗

朕聽續遣信使往咨其詳○私僮萬積等六人樵于北山招集公私奴隸謀曰國家自庚癸以來朱紫多起於賤隸將相寧有種乎時來則亦可為也吾輩安能勞筋苦骨困於蠶楚之下諸奴皆然之乃剪黃紙數千皆斂丁字為識約以甲寅聚興國寺同時鼓噪起毬庭作亂內外相應先殺崔忠獻等仍各格殺其主焚其賤籍使三韓無賤人則公卿將相皆可得矣及期皆集以眾不滿數百恐不濟事更約戊午會於普濟寺令曰事不密則不



成慎勿泄律學博士韓忠愈家奴順貞告變於忠愈忠愈以告忠獻遂捕萬積等百餘人投之江拜忠愈閣門祗候賜順貞白銀八十兩免為良餘黨不可悉誅詔置不問○壞李義叟沙堤初義叟自駱駝橋至猪橋築堤夾堤種柳人不敢斥言稱為新道宰相後東南盜賊大起又奴隸謀逆術家指以為說故壞之○六月金遣宣問使大理卿孫保來保詰前王遜位事對如前王表意保曰有詔必見前王親授朝議難之門下侍郎趙求仁曰前

王養疾南州計程三十日乃至必欲親授詔請留待二三月保曰苟如是乎不必親授翼日傳詔于王詔曰久撫海邦遠形誠懇自以嬰疾難于奉藩乃追述於父言且并陳其子讓欲令母弟傳受爵封謂其能事於上朝已俾攝行於國故驟達予聽未察所從特命使以即諏庶得泐之誠素具詳奏牘無或隱情○秋七月遣禮部郎中白汝舟如金請封冊待即鄭邦輔進方物○冬十二月起居舍人張允文謂同舍曰門下錄事及堂後官葬日私



辨直宿郎舍承宣供億競事豐侈從人假借  
 及拜參補外斂民償債恬不為愧冒進者或  
 於參外赴任時預為聚斂以資後用是故從  
 事之吏率皆貪汙鮮有廉謹若除直宿供億  
 但供燃燈八開宴會則糜費大減矣然後可  
 責吏之清節也宰臣郎舍皆以為可獨散騎  
 常侍閔澍右諫議李桂長執不可議遂寢  
 二年宋慶元五年春二月白汝舟還自金詔  
 曰御比飾使駢蕭馳緘奏備叙冗讓無徵父  
 言慮有曠於撫封乃從權而攝事詰其端緒

高麗神宗

亦既合符茲復貢於款誠冀獲承於世爵哉  
 猶公義受界俞音續當遣使冊命○盜起真  
 州陷三陟蔚玆二縣盜又起東京與溟州賊  
 合侵掠州郡遣即將吳應夫偕閩門抵候未  
 公綽于溟州道將作少監起通即將韓祗于  
 東京招撫之○三月宋公綽招諭東京賊魁  
 金順蔚玆賊魁今草等來降王賜酒食衣服  
 遣還○夏四月金遣大理卿完顏愈尚書兵  
 部侍郎趙琢來冊王為開府儀同三司高麗  
 國王賜車服金印匹段弓矢鞍馬等物○六



月中書奏舊制帶學士職者非臺諫知制誥  
則不得與近臣之列請自今凡帶學士者並  
許從侍臣之列又賊臣曹元正石冲之餘黨  
雖被德音已免流放請勿復給職曰以懲亂  
賊皆從之○以崔謙為門下平章事于廷儒  
為中書平章事○知奏事崔忠獻以兵部尚  
書知吏部事摠文武銓注出入禁闈以兵自  
衛○秋七月遣大將軍金陟候禮部侍郎王  
儀如金謝冊命鄭邦輔進方物○八月崔忠  
獻救黃州牧守金俊珣初忠獻疑俊珣兄弟

高麗神宗

有異志貶俊珣為黃州牧守弟俊光為尚州  
牧守俊珣之任不恤民事台籍勇士恒事遊  
畋時將軍朴晉材門客無慮數百有神騎皆  
諭李勳中者最親詭勳中密告俊珣欲作亂  
會俊光移任安邊府俊珣陰與通謀乃率黃  
州民驍勇者潛入京俊珣妻父即將金純永  
告忠獻忠獻遣門卒捕俊珣斬之分捕其黨  
或殺或流悉籍妻子為奴婢遣人捕俊光于  
安邊殺之父平章事永仁以老免死配黃驪  
縣純永以其功拜將軍○冬十月辛酉雷俄



而有恠氣赤黑從鶴嶺出斷大彌滿京都遂  
雨雹黑氣下地咫尺不見人○以奇洪壽為  
門下侍郎平章事崔忠獻為開府儀同三司  
依前知奏事

三年

宋廢元六年

春閏二月元子謂僚屬曰

人皆不知其過吾亦安能自知請悉陳無隱  
朝野嘉歎○夏四月冊元妃金氏為宮主元  
子惠為王太子○晉州吏鄭方義鄭昌大等  
作亂大殺州人時州公私奴隸羣聚屠燒州  
吏家五十餘迨築方義家州吏告牧官追捕

高麗神宗

之方義手弓矢入謁司錄全守龍守龍詰曰  
何為持弓矢拜乎故必作亂也即加拷問方  
義歎無他釋之牧使李淳中聞之枷鑕方義  
下獄翼日方欲更鞠方義弟昌大突入庭脫  
去枷鑕扶出因甯聚羣不逞隳突州里殺素  
所仇怨者六百四百人於是淳中等懼閉閣  
不出方義脅令視事既而方義多斂邑內銀  
瓶賂京中權貴規免其罪按察副使孫公禮  
行部至州按問吏民多畏方義皆曰無罪朝  
廷聞之流淳中于單島遣少府監趙通中即



將李唐績安撫晉州方義虐熖甚熾通等至  
固知所圖但拱手而已時陝州有賊曰光明  
計勃亦豪橫為一方鉅害晉人有與方義仇  
隙者二十餘人往投陝賊請兵欲擊方義賊  
從之至晉方義出擊破之乘勝至奴兀部曲  
盡殺其黨○秋八月癸巳日有黑子大如李  
○金州雜族人羣聚謀亂殺豪族人豪族奔  
避城外乃以兵圍副使李迪儒衙迪儒登屋  
射首謀者應弦而倒其黨四散已而還告曰  
我等欲除強暴貪汚者以請我邑何故射我

高麗神宗

迪儒陽驚曰吾未嘗料此誤謂外賊耳乃密  
諭城外豪族來擊盡殺之○冬十二月以崔  
誥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吏部  
事任儒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崔忠獻為三重  
大匡守大尉上扶國依前知奏事安有孚為  
右副承宣中書舍人趙準為戶部侍郎右諫  
議大夫準忠粹女壻也忠獻欲官請要特除  
是職忠獻自知縱恣恐其變生不測大小文  
武官吏閑良之士至於軍卒強有力者並皆  
招致分為六番更日直宿其家鄉都房及其



出入合番擁衛如赴戰鬪焉

史臣曰崔忠獻擅廢立作威福附已者招  
遷異已者流竄招納賄賂鬻官鬻爵台募  
勇士引以自衛權勢益熾王室日微自古  
君弱臣強未有甚於此時嗚呼痛哉當時  
撰實錄者恐其語殘皆諱而略之史臣之  
罪也

慶州副留守房應喬免以郎中魏敦謙代之  
初忠獻之族義取也慶州別將崔茂承州官  
之命捕義取族思敬等數人抵罪於是思敬

高麗神宗

族伯瑜直才等怨之誘應喬曰我欲作亂應  
喬信而囚之伯瑜直才入獄殺茂應喬不  
問反欲捕殺茂族用雄大義等州人憤怨既  
而用雄大義殺伯瑜直才而用雄亦為人所  
殺至是大義等集州中無賴縱暴甚應喬又  
不能制故罷之

四年

宋嘉泰元年春正月奇洪壽車若松坐

中書省若松問於洪壽曰孔雀好在否荅曰  
食魚鯉咽而死因問養牧丹之術若松具道  
之聞者曰宰相之職在於論道經邦但論花



鳥何以儀表百寮○三月壬子日有黑子大  
如李○秋九月有人貼匿名榜云將軍朴晉  
材謀去舅崔忠獻由是兩家構隙○冬十二  
月金遣工部侍郎納合鎔來賀生辰○刑部  
尚書閔湜率湜令謨之子諮達有大慶雖貴  
顯視故舊無貴賤一如平日明宗諸小君招  
權納賂朝士爭附獨湜不往其弟嗣忠曰兄  
盍往焉湜曰亦吾志也一日嗣忠請與俱往  
酒酣忽曰虹以彌葦敗國家嗣忠愕然流汗  
蓋以虹一端接地一端屬天喻小君王予而

高麗神宗

戊壬

毋賤也湜之放曠多類此○以奇洪壽為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賧為中書侍  
郎平章事車若松叅知政事崔忠獻為樞密  
院使吏兵部尚書御史大夫○晉州人討鄭  
方義誅之昌大率二百餘人遁去  
五年宋嘉泰二年春三月忠獻自兼吏兵部  
之後常往來二部銓注至是在私第與吏部  
貲外郎盧瑄注擬文武官以奏王額之二部  
判事但檢閱而已瑄忠獻外戚起市井性巧  
黠善承迎忠獻甚愛之氣勢日熾賄賂公行



及出補安西都護副使以琴克儀代之○夏五月賜黃克中等三十三人及第忠獻女壻任孝明中第即屬內侍擢補閣門祗候以寵之○秋八月忠獻會文武三品以上於私第議慶州事皆曰遣使諭之而後可出兵迺以吏部郎中宋孝成刑部員外郎朴仁碩為宣諭使○丙子日中有黑子大如梨○九月門下侍中趙永仁卒永仁博學善屬文少時魁然有宰相器明宗命輔導太子及為承宣多所匡救物論歸重後配享王廟○前王患痢

高麗神宗

疾王遣中使請曰欲遣醫進藥誰其可者前王曰我忝位二十八年享壽七十二歲豈希迺生遂不聽○冬十月耽羅叛遣少府少監張允文中郎將李唐績安撫之○慶州別抄軍與永州素有隙引雲門賊及符仁桐華兩寺僧徒攻永永人李克仁堅守等率精銳突出城與戰慶人敗走忠獻聞之會宰相諸將於大觀殿議曰慶人恣行不義今又聚黨攻伐隣邑宜發兵討之○十一月戊午前王薨于昌樂宮宰樞及常參官以上皆皂帶詣闕



陳慰○慶州人謀叛密遣郎將同正裴元祐  
往前行將軍石成柱配所古阜郡說曰高麗王  
業幾盡新羅必復興以公為主沙平渡為界  
如何成柱佯喜留元祐于家潛詣郡守惟貞  
告之惟貞捕送于按察使以聞誅之○耽羅  
安撫使張允文李唐績斬賊魁煩石煩守等  
○慶尚道按察使池資深奏慶州請降不必  
發兵崔忠獻怒以大將軍直門下省金陔候  
為招討處置兵馬中道使刑部侍郎田元均  
副之大將軍崔忠義為左道使兵部侍郎李

高麗神宗

順副之攝大將軍康純義為右道使知閣門  
事李維城副之促發兵往討賊聞之募集雲  
門山及蔚珍草田賊分為三軍自稱正國兵  
馬誘脅州郡陔候等行忠獻與子瑀甥晉材  
登樓觀之各大陳兵衛以示威○閏月壬寅  
葬前王子智陵上謚光孝廟號明宗王欲葬  
以王禮崔忠獻堅執不可降從其妃景順王  
后葬儀宗室百官及士庶人玄冠素服三日  
時太子斥在江華未得與襄事國人哀之○  
以崔忠獻守太傅叅知政事吏兵部尚書判



亥癸

御史臺事

六年宋嘉泰三年春正月慶州賊入基陽縣  
 崔庄義率兵急擊殺獲甚多忠獻奏遣中使  
 賈詔賜藥以獎之○二月慶州賊掠杞溪縣  
 李維城進兵擊之賊魁字佐乘高望見將遁  
 將軍房秀精率二子先登奮擊士卒乘之斬  
 首一千級虜二百五十餘人○夏四月慶州  
 賊徒都領利備父子潛禱城隍祠有覘給之  
 日都領舉兵將復新羅吾屬喜悅久矣今日  
 幸得見請獻一杯邀至其家飲而醉執之獻

高麗神宗

于兵馬使丁彥真實彥真之謀也○秋七月  
 丁彥真遣隊正咸延壽康淑清往雲門山誘  
 賊魁字佐以安業不聽賊副屢目延壽延壽  
 知其意乍出持劍入斬傳首于京○叅政車  
 若松畜妓生二子長入國學補服膺齋生次  
 拜流品職事崔忠獻陰嫉御史臺奏屬伶官  
 限以七品又削學籍○冬十一月崔忠獻詣  
 闕御史臺官迎候於麗景門及還第雜端琴  
 克儀立語馬前人譏其諂○十二月以車若  
 松為中書平章事崔忠獻為中書平章事吏



子甲

部尚書判御史臺事王珪參知政事丁光叙  
金鳳毛並為樞密院副使○庚申王敦背疽  
七年宋嘉泰四年春正月乙丑朔日中有黑  
子大如李凡三日太史以晉成康八年正月  
日中有黑子夏帝崩惡其徵不敢斥言但奏  
日者人君之象若有瑕必露其匿○崔忠獻  
入內問疾王曰寡人由藩邸即實位公之力  
今以大漸不能聽朝欲傳位於太子忠獻對  
曰願上善自攝養禪位之命非臣所敢從也  
遂出邀宰相崔誦奇洪壽于私第密議內禪

高麗神宗

之事忠獻復入問疾王又語以內禪意甚縝  
縵忠獻以告太子太子涕泣固辭王移御于  
千岭殿詔太子曰朕以涼德謬襲丕基年既  
衰耗病且彌留不敢聽政眷爾元子學就光  
明德孚民望肆以大寶用付于爾忠獻白太  
子曰君父之命不宜固辭乃引太子入康安  
殿進御服北面再拜因奉出大觀殿受文武  
百官朝賀王扶起謂忠獻曰今日朕之志願  
已畢病亦隨愈卿於朕之父子功德不淺無  
以為報遂泣下忠獻再拜而出王謂承宣及



重房等曰今日以後不復見卿等矣宜各善  
輔嗣君以臻至理聞者莫不流涕丁丑王移  
御德陽侯邸遂薨戊寅忠獻會宰樞於其第  
議減禮司所奏服喪二十六日為十四日○  
二月庚申葬陽陵上謚靖孝廟號神宗

史臣曰神宗為崔忠獻而立生殺廢置皆  
出其手徒擁虛器立于臣民之上如木偶  
人耳惜哉

三月招討使丁彥真副使田元均等還忠獻  
奏曰賊未盡除宜留中軍判官朴仁碩為

高麗神宗

察使率京兵二百以鎮之○夏六月降東京  
留守為知慶州事陞安東都護為大都護府  
以慶州管內州府郡縣鄉部曲分隸安東尚  
州又改慶尚道為尚晉安東道有人言於忠  
獻曰東京古之國都實南方巨鎮降為知官  
無乃不可乎忠獻曰東京人造新羅復興之  
言傳檄州郡謀逆扇亂不可不懲安東當盜  
賊合攻之日一心捍禦以全忠義不可不勸  
○秋七月有三十餘人夜會給事洞正池龜  
壽家謀誅崔忠獻事覺龜壽逃有人執其弟



龜永告忠獻忠獻鞠之龜永曰將軍李光實  
為謀主忠獻捕詰之曰吾素知爾不肖但以  
故舊拜為將軍何敢爾耶光實不能對乃流  
海島○冬十一月立元子祉為王太子辛八  
歲○十二月以崔忠獻守太師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兵部御史臺事王以忠  
獻有擁立功不以臣禮待之常呼為恩門相  
國○韓惟漢隱于智異山惟漢世居京都見  
忠獻擅政曰難將至矣遂携妻子隱於智異  
山清修苦節不與世人交世高其風致徵為

高麗申宗

預知契丹之難

西大慈院錄事不就乃移居陞谷終身不還  
未幾果有契丹之難蒙古兵再至

**臣等按**當時權姦擅國視君如土梗廢置  
在其手此正賢士高蹈遠引之時也倘朝  
羣臣無一人能見幾而作惟漢獨能之可  
不謂賢乎其視當時媚竈乞憐之徒不啻  
若犬彘况肯赴其徵辟耶其英風後節至  
今數千載之下聞者莫不景仰而歆慕云  
楊廣道按察郭公儀貪鄙民多怨之有司執  
其陪吏鞠之公儀嘗以博戲內交忠獻故不

卷二十一



窮治止咎其吏

熙宗成孝王

諱諤字不陂古諱惠神宗長子母曰靖宣太后金氏神宗三年封太子七年正月奉遺命即位後為崔忠獻所廢在位七年壽五十七

元年

宋開禧元年春正月賜崔忠獻內莊田

一百結

○夏五月崔忠獻作茅亭于男山里

第旁蔣雙松及第崔頤為賦雙松詩兩制文士皆和忠獻招集耆儒白光臣等使第之及

高麗熙宗

弘文公徒  
即侍中鄭  
倍樂之  
徒十二後  
之也

丙寅

第鄭公賁詩為魁忠獻奏其詩王台公賁屬內侍李奎報作亭記以美之○六月弘文公徒諸生訢忠獻曰本徒及第林得侯附勢賣我宣聖堂于將軍金俊請罪之乃囚得侯徵白金十斤○冬十二月以崔忠獻為特進訢謨逸德安社濟世功臣門下侍中晉康郡開國侯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奇洪壽判吏部事洪壽以吏部掌銓選讓于忠獻二年宋開禧二年金泰和春正月詔曰門下侍中晉康侯忠獻當先君即政之時及寡人



繼統之初至于今日竭誠夾輔有大功業可  
降使立府以崇賞典乃命禮司及樞密院立  
都監○二月祔神宗于大廟本朝廟制九室  
而有新祔之主則奉出主安於本陵崔忠獻  
與宰樞議據古典有功者不遷親盡者毀之  
以為順宗親盡無嗣當出以神宗祔于第九  
室太祖在西東向惠顯同為第一昭宣肅同  
為第二昭仁宗為第三昭文宗為第一穆睿  
宗為第二穆神宗為第三穆○三月冊崔忠  
獻為晉康侯立府曰興寧置僚屬以興德宮

屬之忠獻迎命于男山第諸王皆詣其門禮  
畢宴冊使贈犀帶白金綾絹鞍馬甚厚其餘  
執事亦贈白金綾絹有差夜更宴諸王因奏  
留使副其帳具花果絲竹聲伎之盛自三韓  
以來入臣之家所未有也自後忠獻出入宮  
禁便服張蓋侍從門客殆三千餘人○夏四  
月金遣大理卿移剌光祖少府監馬黯來冊  
王○冬十二月以崔忠獻為中書令晉康公  
忠獻辭不拜

三年

宋開禧三年金泰和二年

春二月崔忠獻奏



請道流配者量移放免幾三百人○三月奉  
上冊寶於王太后賜崔忠獻犀帶金銀綾絹  
鞍馬遂宴諸王宰樞文武常參以上官賜廐  
馬人一匹○夏五月崔忠獻殺其甥朴晉材  
晉材門客之多樂於忠獻而率皆勇悍得官  
者少晉材快快不平或酒酣輒言忠獻無狀  
且自謂若無忠獻自可專國常欲圖之至是  
流言曰舅氏將有無君之心每語門客曰寧  
無一日之榮乎忠獻知其必害已召晉材晉  
材謁於階下忠獻呼使前曰汝何欲害我遂

令左右縛之斷其脚筋流于白翎鎮尋死分  
配門客勇悍者于遠島○冬十二月復以崔  
忠獻為中書令晉康公忠獻曰公者五等之  
首中書令人臣之極遂辭不拜

四年

宋嘉定元年金泰和三年春二月移御梨坂

崔瑀第忠獻迎駕獻壽于閣洞之私第諸王  
宰樞皆侍宴翼日乃罷錦繡綵棚胡漢雜戲  
窮極侈異不可言狀○三月王曲宴于忠獻  
茅亭唱和終夜劇飲○夏閏四月宴諸王宰  
樞觀擊毬賜忠獻玉帶一腰通天觿帶二腰

辰戊



南錠十五斤又賜打毬者綵帛有差○賜皇  
甫瓘等三十三人及第新及第等謁忠獻于  
私第忠獻贈隨從坊廂銀瓶各一事瑤亦贈  
銀瓶詣梨坂宮王出御外樓賜酒果仍觀各  
坊廂歌吹皇甫瓘等七人命屬內侍時人謂  
同知貢舉琴儀乃忠獻所昵故待以厚禮如  
此儀即克儀也○秋七月改營大市左右長  
廊自廣化門至十字街凡一千八楹又於廣  
化門內構大倉南廊迎休門等七十三楹凡  
五部坊里兩班戶斂米粟僦賃供役兩班坊

里之役始此○八月幸法雲寺自是數幸寺  
院○冬十月詔曰往年聖考祔廟之日改定  
昭穆位序有所乖戾今宰樞侍臣禁官國學  
致仕文儒等據典籍與本朝禮制參酌各上  
封事於是衆論紛紛然竟不改焉

史臣曰漢書云父昭子穆孫復為昭公羊  
傳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從王父則昭穆之  
序一定不易者明矣豈可隨時而變易乎  
今遷第一穆位顯宗於第一昭位與惠宗  
同一位遷第二昭位文宗於第一穆位遷



第二穆位宣肅二室於第二昭位遷第三昭位睿宗於第二穆位遷第三穆位仁宗於第三昭位而以神宗紉第三穆位國無恒典而昭穆之序大紊矣况惠顯二主皆有功德若周之文武故太祖東向惠為太宗顯為世宗百世不遷其餘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庶合於禮矣

幸將軍崔瑀第命牽龍擊毬

五年

宋嘉定二年金東海後大

春正月王闡

金主俎遣奉慰使史洪紀祭奠使李淳中如

高麗獻宗

金淳中請祭器於金有司不許淳中曰道途遠遠聞訃最晚騰裝速赴未暇賫來大國何責人以細故而吝惜此器耶乃許之及祭奠具精腆金人嘉其至誠○金遣孫居寬來告喪○三月遣上將軍金元傑禮部侍郎房應喬如金賀即位表曰五馬渡江表晉朝之開新主六龍御極符義易之見大人少府監崔甫淳辭也金主兄弟爭位惡其觸實中書省詰云我聖上龍飛非若晉朝渡江之比何用此語甫淳坐免○夏四月崔忠獻殺右僕射



韓琦將軍金南寶等九人分配從者于遠島  
初青郊驛吏三人謀誅忠獻父子詐為公牒  
召募諸寺僧徒牒至歸法寺寺僧執賫牒者  
以告忠獻忠獻即別立教定別監于迎恩館  
閉城門大索其黨青郊吏遂詭構琦并其三  
子殺之○五月平章事崔誵卒誵惟清之子  
以文學聞于世恬淡寡言不以門地自負禮  
賢下士王以誵年高有德自叅知政事超拜  
冢宰既而引年致政○秋九月崔忠獻會賓  
客設重陽宴使都房有力者手搏勝者即授

校尉隊正以賞之

史臣任翊曰按國家頒政例六月謂權務  
政十二月謂大政吏兵判事與諸同寮會  
坐于各部功者陟之罪者黜之一陟一黜  
皆承上命過此時雖有所缺未嘗差授况  
無功者乎忠獻威傾一國獨專政柄若有  
所缺則不顧官爵之為公器乃以眼前小  
戲亂其邦憲又因左右所托或授東班權  
務之職若納賂稱意者即許之其頒政無  
常專恣弄法未有甚於此者矣



平章事竒洪壽卒洪壽自少善書工文及壯  
投筆從武班積官至平章嘗引年勇退琴書  
自娛○冬十一月還御延慶宮日將晡乘輿  
未駕左御史崔傳右御史尹世儒飢甚入路  
傍家飲酒不覺駕出傳犯馳道世儒泥醉使  
人控馬言語狂亂憲府劾奏左遷傳安東都  
護府判官世儒梁州副使

六年

宋嘉定三年金大安二年蒙古太祖五年

春三月有人投匿

名書于崔忠獻家曰直長同正元請與宰相  
于承慶謀殺崔忠獻忠獻捕請問之請仰天

歎曰此必我仇人庾益謙所為也益謙嘗貳  
我銀瓶未償亡去予屢責妻子納其家舍益  
謙憚之誣陷我也忠獻遣人搜益謙家果得  
其草乃流于島○夏四月太史請被妖言先  
忠獻營第于闕洞里毀人家百餘務為宏  
麗延袤數里擬於禁掖北臨塵市構別堂土  
木役劇國內嗷嗷訛言密捕童男女衣以五  
色埋宅四隅以禳土木之氣故凡有兒者皆  
深匿之至有抱負遠遁或無賴輩詐捕小兒  
其父母驚懼失措賂以厚幣然後乃棄去忠



未辛

獻今御史臺榜于市街曰人命至重豈有埋地禴禳之理如有捕兒者執之以告自後妖言稍息○冬十二月召明宗太子璿于江華七年宋嘉定四年金大安三年蒙古太祖六年春正月封璿守司空上柱國漢南公改名貞○崔忠獻權傾人主威振中外人有違忤即見誅戮故皆鉗口莫敢誰何盧仁祐以姻戚昵比佯狂屢陳直語忠獻惡之出為仁州守秩滿還朝時忠獻營三第皆多藏金玉錢穀請左右曰除府庫所藏外金銀珍寶欲獻王府以助國用何如

泉皆曰善仁祐曰未若留為經費更不斂民之為愈也忠獻慚赧○夏四月冊元妃任氏為咸平宮主○五月金遣完顏惟孚來賀生辰王遣將軍金良器回謝良器至通州遇蒙古兵中矢而死金收骨以送○秋九月平章事致仕崔謙卒謙善屬文敷歷中外皆有聲績名重一時年未衰毫上章乞退扁所居齋曰雙明與弟詵及張自牧李俊昌白光臣高登中李世長玄德秀趙通等為耆老會逍遙自適圖形刻石傳於世時人謂之地上仙○



冬十二月崔忠獻廢王立漢南公貞時忠獻以銓注詣壽昌宮方在王前有頃王入內中官給忠獻從者曰有旨賜酒食乃引深入廊廡間俄有僧俗十餘人持兵突至擊從者數人忠獻知有變倉皇奏曰願上救臣上默然閉戶不納忠獻無以為計匿於知奏事房紙障間有一僧三索竟不獲時忠獻族人上將軍金躍环瑀舅知奏鄭叔瞻在重房聞變即入內扶忠獻以出其黨指諭申宣胄奇允偉等與僧徒相格鬪忠獻都房六番皆集宮城

高麗照宗

外不知忠獻死生有茶捧盧永儀者初隨忠獻入內登屋大呼曰吾公無恙於是都房爭入救之僧徒敗走躍环謂忠獻曰我將率兵入宮盡殺無遺且行大事忠獻曰如此則國將何如恐為後世口實我當推鞫爾無輕往使上將軍鄭邦輔等捕司鑰鄭允時及中官囚于仁息館鞫之乃濬明為謀主叅政于承慶樞密史弘績將軍王翊等皆知其謀忠獻怨王廢遷于江華縣尋移紫鷺島放太子祉于仁州德陽侯恕于喬桐縣始寧侯禕于白



翎縣遣平章事任濡奉漢南公貞于私邸即位於康寧殿改名祺

史臣曰是時忠獻執國命已有年矣廣植黨與專擅威福熙宗雖欲有為何以裁為王之計當以正自處任賢使能王室自強雖有跋扈之臣無由肆其惡矣王不知此聽用輕薄之謀欲快一時之忿卒見放黜噫

忠獻流王濬明于承慶史弘績王翊等于外  
康宗元孝王

高麗 熙宗

申壬

諱祺字大華一字法柱明宗太子母光靖太后金氏崔忠獻廢熙宗奉王

即位 在位二年 壽六十二

元年宋嘉定五年金崇慶元年蒙古太祖七年春正月制改崔忠

獻興寧府為晉康府○二月遣中書舍人李儀如金表曰伏見國王早傳先業恪守外藩忽嬰疾病以彌留寢致形骸之甚弱攻療無効顛仆是憂庶因脫釋於繫縲姑欲保全於餘喘蓋由承稟臣仲父先國王臣暉遺囑以臣親則猶子理合承家如有遽更必先推與

東 卷二十九 二十五



迺令臣祿權國事務而臣辭不獲已受亦難  
堪顧付畀之非輕將籲呼而遙達然念黎元  
不可一日而無主材社不可曠時而乏祠勉  
副羣情假司重寄儻迴淵聽深荷鴻恩○三  
月平章事任濡率濡元厚之子性恬淡慈和  
不以勢位驕人雖減獲賤隸未嘗詬罵歷仕  
五朝居官勤恪處決明允掌制誥十六年一  
時高文大冊皆出其手四闢文闈所舉皆當  
時名士著趙冲李奎報金敵俞承旦其尤者  
也晚年奉佛彌篤配享熙宗廟庭○秋七月

高麗康宗

冊子璵為王太子加元服立府○金遣大理  
卿完顏惟基來冊王為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高麗國王賜車服金印四枚鞍馬弓矢等  
物金使欲入自儀鳳正門王命知奏事琴儀  
筮諭曰天子之巡狩方嶽自古有之若大國  
枉蹕小國當入自何門耶惟基答曰天子出  
入捨中門而何儀曰然則人臣由正門可乎  
惟基大服其言乃入自西門○冬十二月賜  
崔忠獻文經武緯嚮理措安功臣號以金元  
義叅知政事崔洪胤為政堂文學鄭克溫為



西癸

左僕射判三司事

二年

宋嘉定六年金宣宗貞祐元年蒙古太祖八年秋八月癸酉王

不豫丁丑詔曰朕以不類叨承大寶于今數

載德薄負重疾漸惟幾身惟天位不可暫虛

太子賔德足以升聞于上明足以丕冒于下

乃命以位凡爾百僚各執爾事以聽嗣王山

陵制度務從儉約易月之服三日而除是日

暮有星大如日見於乾方俄而墮地夜二鼓

王薨于壽昌宮戊寅王太子賔受遺詔即位

于康安殿上謚元孝廟號康宗九月丙午葬

高麗康宗

厚陵

史臣曰康宗凡所施為皆受制於強臣遽

罹疾病享國日淺悲夫

金遣使來告即位改元○閏月遣郎將盧育

夫如金進奉金蘊珠告哀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九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一

高麗紀

高宗安孝王一

諱暉字大明一字天祐舊諱暉又改  
暉康宗長子母元德太后柳氏康宗  
二年八月受遺詔即位後元追謚忠  
憲在位四十六年壽六十八

元年

宋嘉定七年金真祐二年蒙古太祖九年

春正月封崔忠獻

妻任氏為綏成宅主王氏為靜和宅主任氏  
本將軍孫洪胤妻也忠獻殺洪胤聞其義私

戊甲



之王氏康宗庶女也

二年

宋嘉定八年金貞祐春二月參知政事

鄭克溫卒克溫初以戰功顯凡所莅不露圭

角故去必見思配享康宗廟庭○夏四月幸

外帝釋院自是屢幸寺院○崔忠獻移入別

第劔戟兵衛彌滿數里朝士追隨者甚衆前

此無宰相從之者至是簽書樞密院事琴儀

樞密院副使鄭邦輔始從之時人鄙之

**琴儀**一時名儒也前日為雜端立

語忠獻馬前失臺臣體今日為樞密陪忠

獻馬後失大臣體甚矣小人之無狀也阿

附權幸脅肩諂笑凡所以獻諛取寵者無

所不至士君子風節掃地雖有文墨小技

何足取哉

西京副留守李維城卒維城遇事剛果王濬

明之被禍也弟正言景儀緣坐配流親舊畏

之莫敢有送者維城時為散騎常侍以故舊

獨遣餞之仍贖銀三十兩令遺押吏得寬陵

逼景儀感極哽咽時議多之○兵部尚書致

仕玄德秀卒德秀鐵面犀骨有膽略以意氣



自高言笑夸大人或有譏之者嘗調安南都  
護府使政廉明吏民敬畏尤惡淫祀巫覡不  
得入境有吏執女巫并其夫德秀訊問顧謂  
同僚曰此巫非女也同僚笑曰若非女安有  
夫乎德秀即令審視果男子也先是巫假活  
人之術出入士家潛亂婦女其被污者亦羞  
赧不敢以告人故所至多有穢行至是一方  
服其神明○以李奎報為右正言知製誥奎  
報以詩贊忠獻求參職階除忠獻以其詩示  
其府典籤宋恂曰此子高亢意不止此若直

除參官則亦入望也乃拜是職

**臣等**

忠獻盜竊國柄再逐君父氣焰燻

灼舉國臣子知有忠獻而不知有君父忠  
獻自知罪大惡極不為公議所容結納縉  
紳連道干譽一時附勢媚竈之徒窺伺奔  
走猶恐或後無復有士君子之風如奎報  
者亦名儒也顛躓以屈希求進用或記或  
詩極口稱譽以媚奸賊昔楊雄劇秦美新  
朱子於綱目書曰莽大夫以示貶絕如奎  
報者欲逃貶絕之誅得乎



秋七月有人言於重房曰尚藥局在闕西常  
擣杵恐損山西旺氣乃擅毀尚藥局尚衣局  
禮賓省凡四十餘楹移構重房又開新路於  
千齡殿側以通往來○八月崔忠獻遣將軍  
李光裕遷前王于喬桐縣光裕還言前土驚  
愕失措且供頓之費只有米六石耳忠獻變  
色厲聲曰非我仁恕王之父子得保首領以  
至今日乎追思濬明之事使我毛髮盡豎  
**臣等按**忠獻放逐二君罪惡已深今以不  
行大事為己之仁恕大言無忌大逆不道

高麗高宗

之罪於是極矣

冬十一月禮部員外郎尹世儒謁崔忠獻請  
命題賦詩忠獻即并召正言李奎報直翰林  
陳湜同賦詩四十餘韻使翰林承旨琴儀考  
閱奎報為首湜次之世儒自見忠獻得意猖  
狂期於柄用素與右僕射鄭穎有憾誣告於  
王曰穎與弟樞密叔瞻將圖不軌若以臣為  
教定別監付以一番巡檢則可以掃除矣王  
遣承宣車稠密諭忠獻執世儒鞫之依違如  
醉未能出語遂坐誣配為世儒權之孫也尋



召選道死世儒以文學名世喜酒色朝政不稱意者輒托詩謗訕時彌狂人○十二月降授鄭頊工部尚書頊性本貪鄙占奪人田又使妻妾爭競不能正家故也

三年

宋嘉定九年金貞祐四年蒙古太祖十一年

春三月設藏經

會於宣慶殿翰林學士柳澤製疏云雖自篤克勤之念莫敢怠荒不幸遭多難之時未能制御諫議大夫朴玄圭曰所謂未能制御者指晉康公而言也使吏告于崔忠獻忠獻即呼澤問之澤大笑自若時人以為玄圭有宿

憾於澤故告此以激之○崔忠獻祀松嶽還重房及將軍房結綵棚于山腰以迎大設宴會又祭功臣于彌勒寺傾都迎迓

**臣等按**

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

川卿大夫士庶人則止祭先祖各有等殺故季氏旅於泰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以明僭竊之罪松嶽猶魯之泰山也而忠獻祭之亂名犯分已浮於季氏矣當時朝臣無一人非議而反為之奔走迎迓唯恐或後其皆林放之罪人乎



秋七月樞密院副使致仕宋洪烈卒洪烈以忠獻姻戚恃勢驕橫性又滑稽每至諸王第見玆玩必丐奪而後已故諸王聞洪烈至急令左右收藏珍寶然後見之凡有求於忠獻者必附洪烈乃成由是諸王貴戚爭先交結○閏月分遣諸道察訪使問民疾苦察吏清汚時朝臣出使者容或有貪冒侵漁者民多怨咨察訪李宗揆等十人皆以黜陟不精見貶惟雲中道崔正份激揚得宜為時所稱○金東京總管府奉聖旨移牒略曰昔有韃靼

高麗高宗

恃兇入境已於年前與大軍講好去訖而後契丹嘯聚蠱耗邊方殺戮我生靈焚燒我倉廩致皇天之厭穢斂衆怨以同歸脅從者倒戈而攻同謀者傾軍而服既人心之戴舊全遼海以如初唯叛賊萬奴棄一方之重委忘皇國之大息用心不滅為天不祐近彼隆安府行省移刺全舉大軍征討旋不三月應有賊徒盡行殺滅雖有殘零餘黨逃在山林亡無日矣既此賊之失利捨貴邦以何之竊恐巧言詐謀間諜兩國旁生侵擾若或過界便



捉以送近者契丹餘寇西欲渡河聞知韃靼約會本朝大軍夾攻掩殺自知無所歸而奔波逃去潛犯婆速境已令會合諸道大軍指日來到一行軍數浩大竊恐闕誤糧食馬匹瘦弱以此欲借糧儲馬匹貴國宜量力起送患難相救憂樂相同設有安危難分彼此時金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國號大真先是金再牒乞糶國家令邊官拒而不納自去年金人因兵亂資竭爭賣珍寶教義靜州關外互市米穀至以銀一錠換米四五碩

故商賈爭射厚利雖嚴刑籍貨然猶貪瀆無厭潛隱互市不絕金將率兵到關責云何棄舊好不通告糶乎乃擄十餘人而去中道脫還○八月契丹兵渡鴨綠江侵寧朔定戎之境初契丹遺種金山王子金始王子以其黨鴟兒乞奴二人為將脅河朔之民自稱大遼收國王建元天成蒙古大舉伐之二王子席卷而東與金兵戰于開州館金兵不克退守大夫營丹兵就攻其營遣人告北界兵馬使云爾不送糧助我我必侵奪汝疆我於後日



樹黃旗汝來聽皇帝詔若不来將加兵于汝  
甲子果樹黃旗兵馬使不往翼日渡江攻寧  
朔等鎮掠城外財穀畜產而去丙寅闌入義  
靜朔昌雲燕等州宣德定戎寧朔諸鎮皆以  
妻子自隨瀰漫山野恣取禾稼牛馬而食之  
居月餘食盡移入雲中道○已巳以上將軍  
盧元純為中軍兵馬使知御史臺事白守貞  
知兵馬事左諫議大夫金蘊珠為副使上將  
軍吳應富為右軍兵馬使崔宗俊知兵馬事  
侍郎庾世謙為副使大將軍金就礪為後軍

兵馬使崔正華知兵馬使陳淑為副使以禦  
丹兵先是崔忠獻自謂國富兵強每有邊報  
輒罵之曰何以此等小事煩驛騎驚國家乎  
輒流其告者以故邊將解體曰必待賊兵來  
陷兩三城然後乃可飛報至是邊報再至京  
城無備人情恟懼皆怨忠獻○以朔州分道  
將軍盧仁綏昌州分道將軍車德威不能禦  
丹兵削職以中郎將李希柱金公奭皆借將  
軍而遣之○契丹兵馳書曰大遼開國二百  
餘年中被女真侵犯又將百年其女真所陷



諸邑盡行收復惟婆速路一城不下累次攻討方得乞降官吏依舊任使百姓亦安業爾若不降附即遣大將軍殺戮無恕○九月以大將軍李溥為西海道防護使大將軍崔愈恭為東界蕪春州道防護使○朝陽鎮奏契丹兵至鎮甲仗別監劉性臧副將李純老等擊殺二十九人取旗幟鉦鼓乃拜性臧司宰主簿純老大悲院錄事復朝陽前彌為連州防禦使○北界兵馬使文漢卿與丹兵戰擒八人○三軍各殺別抄一百神騎四十人行

至朝陽阿爾川邊與契丹兵戰我兵精却獲軍郎將丁純祐突入賊中斬持纛者丹兵奔潰乘勝斬馘八十二級擄十人并獲楊水尺一人得牛馬數百匹符印器仗甚衆乃拜純祐為將軍初李義旻之子至榮為朔州分道將軍楊水尺多居興化雲中道至榮曰汝等本無賦役可屬吾妓紫雲仙遂籍其名徵貢不已至榮死崔忠獻又以紫雲仙為妾計口徵貢滋甚楊水尺等大怨及丹兵至迎降鄉導故山川要害道路遠近悉知之楊水尺者



太祖攻百濟時所難制之遺種也素無貫籍賦役好逐水草遷徙無常唯事田獵又編柳器販鬻為業凡妓種本出於柳器正家○三軍又與丹兵戰于連州東洞斬首百餘級○金來遠軍移牒寧德城約與夾攻契丹仍索兵馬芻糧○昌州分道將軍金公奭與丹兵戰于昌州斬首四十二級延州郎將玄章等屢戰斬殺七十餘級獲牛馬八十雲州副使薛得儒再戰殺五十餘級丹兵三百餘人來屯龜州直洞村裨將吳應儒率步卒三千五

百人嚙枚擊之散真咸洪宰甄國寶李稷校尉任宗庇等突入賊中斬二百五十餘級虜三十三人獲牛馬戰具銀牌銅印甚多西京兵與契丹戰于朝陽豐端驛斬一百六十餘級溺江死者亦衆三軍又戰于龜州三歧驛二日斬馘二百一十餘級虜三十九人○以左承宣車佃為前軍兵馬使大將軍李傳知兵馬事禮部侍郎金君綏為副使上將軍宋臣卿為左軍兵馬使將軍崔愈恭知兵馬事刑部侍郎李實椿為副使從中軍之請也○



後軍兵馬使金就礪與丹兵戰奮擊大敗之  
初丹兵自昌州移屯延州之開平原林兩驛  
終日絡繹不絕三軍遣神騎將逐之與戰于  
新里斬一百九十級三軍進次延州以光裕  
延壽周氏光世君悌趙雄等六將守獅子崑  
永麟迪夫文備三將守揚州翼日九將戰于  
朝宗戍斬獲共七百六十餘人得馬騾牛及  
牌印兵仗不可殫記契丹不復分兵聚屯開  
平驛三軍既至皆莫敢前右軍據西山之麓  
中軍受敵于野小退屯獨山後軍兵馬使金

就礪拔劍策馬與將軍哥存靖直衝賊圍出  
入奮擊丹兵潰追過開平驛賊設伏驛北急  
擊中軍就礪回擊之丹兵又潰中軍兵馬使  
盧元純夜謂就礪曰彼衆我寡右軍又不至  
始齋三日糧耳今已盡不如退據延州城以  
俟後便就礪曰我軍屢捷聞志尚銳請乘其  
鋒一戰而後議之賊布陳墨正之野軍勢甚  
盛元純馳召就礪且揚黑幟為信士卒冒白  
刃爭赴無不一當百就礪與文備橫截賊陳  
所向披靡三合三克就礪長子死賊奔入香



山燒普賢寺三軍追擊之斬獲摠二千四百  
餘人溺死南江者亦以千數餘衆夜遁於昌  
州婦女小兒委棄路旁號哭聲如萬牛之吼  
有一人棄兵自稱官人直前請曰我等擾貴  
國邊疆固有罪矣婦子何知請無庸盡殺且  
無薄我我則刻日自返矣就礪使謂之曰汝  
言何可信與之酒快飲而去俄而鵝兒乞奴  
送符文陳乞如其所言三軍各遣二千人躡  
其後見賊所棄資糧器仗狼藉於道牛馬則  
或斫其腰或刺其後蓋使得之不可復用也

高麗高宗

所遣六千人戰于清塞鎮擒殺過當平虜鎮  
都領祿進亦擊殺七十餘級賊遂踰清塞鎮  
遁去○契丹兵復入昌州境後軍兵馬使金  
就礪擊却之時昌州分道將軍金公奭飛報  
契丹後至兵自前月大入境三軍次延州唯  
留內廂自衛其餘悉發後軍獨遇于揚州擒  
殺數十百級兩軍先回博州就礪護輜重徐  
行至沙現浦賊突出狙擊就礪告急於兩軍  
兩軍守便宜不出就礪力戰却之卒護輜重  
而至盧元純出迎西門外賀曰卒遇強敵能



摧其鋒使三軍負荷之士無一毫之失公之力也馬上酌酒為壽兩軍將士及諸城父老皆扣頭曰今者與強寇角立而自戰其地可謂難矣而於開平墨匠香山原林之役後軍每為先鋒以少擊衆使我老弱存其性命顧無以報但祝壽而已○冬十月契丹復聚衆連日耀兵於昌州門外百五十人犯昌州門官軍擊走之○西京兵至成州之狗淺遇丹兵二千餘人交戰斬獲共一百十五人○以叅知政事鄭叔瞻為行營中軍元帥樞密院

高麗高宗

副使趙冲副之承宣李延壽都知兵馬事以五領軍馬屬焉又括京都人不論職之有無凡可從軍者皆屬部伍又抄僧為軍共數萬○丹兵屯於藥山南石牛新豐玉兒等驛之野營主文漢卿會諸城兵戰于渭州城外殺五百餘級我軍死者三十餘人三軍屯博州夜遣卒襲賊于興郊驛虜四十餘人翼日夜戰于洪法寺克之金公奭與賊百餘人戰於州城門外殺獲五十四人公奭入城休卒賊夜涉清川江指西京○三軍與丹兵戰于渭



州城外敗績將軍李陽升等千餘人死京都  
聞之哭者滿城○十一月金移牒曰韃靼軍  
來攻大夫營乘間入城然已盡殺尚恐餘黨  
逃入貴邦煩請照會堤防掩殺○宰樞重房  
奏勿論太祖苗裔及文科出身悉令充軍王  
從之元帥鄭叔瞻趙冲等點兵於順天館驍  
勇者皆為崔忠獻及子瑀門客所點官軍皆  
老弱羸卒元帥心懈○賊屠安定林原等驛  
及息妙華德花原等寺三軍不能沮遏時賊  
冰渡大同江遂入西海道○十二月崔忠獻

閱家兵自左梗里至右梗里軍士成列數重  
連亘二三里槍竿懸銀瓶誇示國人以募來  
附者子瑀家兵自選地橋過梨嶺至崇仁門  
用旗鼓習戰鬥客有請從軍比征者即流遠  
島○幸順天館御崇文殿鄭叔瞻趙冲以戎  
服率諸摠管入庭行禮王親授鉞出師自保  
定門循城南宿狻猊驛其不由大路者蓋日  
官諂忠獻而避拘忌也是日忠獻父子恐生  
變以兵自衛會大雪軍屯于廣野士卒凍縮  
不能前及霽行兵至興義驛會平州防禦軍



還前軍望見槍旗誤擬丹兵遂奔潰唯冲勒  
兵肅整○賊屠黃州○崔忠獻又閱戰于其  
家門階高峻馬不得上以人作馬進退相戰  
又假作契丹將軍佩金牌形擒斬之奏凱班  
師又令羣妓作蓬萊仙娥來賀之狀忠獻樂  
甚賞以銀瓶紬布侍御史金周鼎著黃背衫  
入卒伍中踴躍進退識者鄙之

**臣等按**臺諫者朝廷紀綱之所在也正色  
立朝知無不言猶懼不稱其職忠獻執國  
命其罪逆擢髮難數為御史者縱不能陳

列暴白顯戮朝市顧欲搖尾乞憐求媚取  
寵乎周鼎何如人也頭戴豸冠身著黃衫  
踴躍率伍中備諸醜態恬不知愧乎甚矣  
權奸之迷國誤朝也以威勢脅衆人以爵  
祿餌百僚斥骨鯁之言鉗一國之口至使  
臺諫不復為臺諫朝廷之上蕩無紀綱國  
家其能為國家乎惜哉

鄭叔瞻趙冲等聞契丹至塩白二州退屯于  
興義金郊兩驛之間又退屯于國清寺○平  
州擒送契丹軍二人其人云我軍約於今月



丑丁

晦日將犯京城崔忠獻聞之使將軍申宣胄  
奇允偉等勒兵市街忠獻父子擁兵數萬以  
自衛瑀又耀兵于宣義門外

四年

宋嘉定十年金興定元年

春正月崔忠獻

父子在其第盛陳私兵戒嚴時丹兵逼近令  
百官皆出城守又毀城底人家鑿墮塹○僧  
徒謀誅崔忠獻不克忠獻遂大殺僧徒時僧  
之從軍者謀殺忠獻佯若奔潰曉至宣義門  
急呼曰丹兵已至矣門者不納僧徒鼓譟斬  
關而入有郎將金德明者嘗以陰陽之說阿

附忠獻數與徭役侵耗諸寺故僧徒怨之先  
毀其家將指忠獻家繞至市街為巡檢軍所  
逐奔至新倉館與戰忠獻遣兵夾擊之僧魁  
中流矢而仆其徒奔至宣義門懸門下不得  
出遂皆散走忠獻軍追斬三百餘僧擒其黨  
鞫之辭連元帥鄭叔瞻忠獻閉城門大索僧  
徒之逃者皆殺之會大雨流血成川又斬僧  
三百餘人於南溪寺川邊前後所殺幾八百  
餘積尸如山人不得過者數月教大倉給留  
京五領軍及忠獻家兵五日糧晝夜戒嚴召



還叔瞻以知門下省事鄭邦輔代之○金來  
遠城移牒寧德城曰叛賊萬奴本與契丹同  
心若併軍往侵貴邦其患不小且為貴邦所  
擊則必奔還我國苟犯貴邦宜急報之我即  
出軍掩擊寧德城回牒曰丹兵曾入我疆屢  
致摧挫若萬奴繼至恐分我軍力以致丹寇  
復振若侵上國事在俄頃未可及報請預設  
兵馬遮阻萬奴使不至於弊邑弊邑亦堤防  
丹兵無使至於上國○沅鄭叔瞻于河東叔  
瞻瑤妻父也恃勢驕恣大起第宅三四區彌

滿數里及為元帥多受軍卒賄賂放歸其家  
又嘗語軍中曰崔忠獻斲喪王室自招寇賊  
而又遣我禦賊耶及是忠獻欲殺之賴瑤營  
救免死○全羅抄軍別監洪溥報全州軍既  
殺而中路擅還作亂殺逐州長吏由是羅界  
軍亦不發○遣大將軍吳壽祺以步卒數千  
防守東界兼領東界諸軍○益州人擊走丹  
兵獻俘數十人○遣右副承宣金仲龜以南  
道軍擊丹兵○安西都護府與丹兵戰斬首  
百餘級來獻○振威縣人令同正李將大直



長同正李唐必乘國家有事乃與同縣人別將同正金禮謀不軌肅聚徒衆劫奪縣令符印發倉賑餓村落飢民多附移牒旁郡自稱靖國兵馬使彌義兵行至宗德河陽二倉發粟啗士恣其所取將寇廣州王遣郎將權得材散真金光啓等與按察使崔博發廣水二州軍討之不勝更徵忠清揚州道兵攻之獲唐必及禮賊徒潰散將大奔尚州按察使擒之械送于京皆伏誅○鄭邦輔趙冲等耀兵益州丹兵遁去○遣將軍竒允偉率本領軍

及神騎二班與忠清按察使追捕南賊○二月定州分道將軍朴儒報丹兵三萬來寇燒柵金仲龜與契丹戰于陶公驛敗績○三月壬午天狗墮于五軍營中○五軍潰于太祖灘時五軍元帥聞丹兵屯安州往擊之行至太祖灘遇雨留止置酒宴樂不設備有一人乘白馬突入陣中舉旗而麾俄而賊兵大至急圍五軍前軍先潰遂薄中軍縱火燒壘諸軍士卒散走唯左軍拒戰鄭邦輔趙冲奔左軍左軍亦敗五軍皆潰大將軍李義儒白守



貞將軍李希柱戰死軍士死者不可勝紀輜  
重資糧器仗皆為所奪邦輔冲奔還于京潰  
卒絡繹於道賊追至宣義門焚黃橋而退朝  
野大震○崔忠獻流司天臺判事崔季良于  
高鸞島先是郎將金德明告忠獻曰顯宗葬  
安宗以致庚戌年丹兵之禍今葬厚陵於其  
側丹兵又來恐風水使然宜速改葬忠獻然  
之欲改葬令卜日司天臺持疑不即洎言乃  
擅流季良○遷大廟神主于大常府太祖世  
祖梓宮于奉恩寺○丹兵六人入國清寺僧

高麗高宗

擒殺一人餘皆散走又謀者三人入宣義門  
門卒捕訊之乃揚水尺及我降卒也賊五六  
人又至殺門卒三人擄一人而去○丹兵寇  
牛峯縣遂趣臨江長湍○命將軍申宣胄奇  
允偉崔俊文等各帥其軍備丹兵于崇仁弘  
仁二門外○丹兵至白嶺驛○盜殺純陵○  
崔忠獻流大將軍李孚于島孚有智勇善射  
御得士卒心可屬大事聞者惜之○命將軍  
崔孝文金陽與申宣胄等合兵備禦宣胄等  
五將軍不戰奔還○揚水尺等貼匿名書云



東鑑三十一  
我等非故叛逆也不堪妓家侵奪故投丹賊  
為鄉導若朝廷殺此妓輩及順天寺主則可  
倒戈輔國矣忠獻聞之乃歸其妓紫雲仙上  
林紅于其鄉順天寺主亦恃勢自恣與妓為  
亂者也聞之亡去○樞密院副使致仕蔡靖  
卒靖以力學擢第為東都掌書記有靖績後  
牧晉陽東都與永州作亂議遣安撫使而難  
其人聞東都人思靖不已乃拜靖留守副使  
靖單車之任東都人聞其至及側悉安及卒  
官它葬事賞平賊之功也○夏四月移御竹

坂宮乃忠獻所營也時術士云松山王氣將  
盡宜御別宮以禳之從之○丹兵五千餘人  
至金郊驛○更閱五軍以上將軍吳應夫為  
中軍兵馬使大將軍李茂功知兵馬事以府  
監權濬為副使上將軍崔元世為前軍兵馬  
使郭公儀知兵馬事戶部侍郎金奕興為副  
使借上將軍貢天源為左軍兵馬使前司宰  
卿崔義知兵馬事將作監李績為副使借上  
將軍吳仁永為右軍兵馬使借衛尉卿宋安  
國知兵馬事侍郎秦世儀為副使上將軍抑



敦植為後軍兵馬使司宰卿崔宗峻知兵馬  
事將作監陳淑為副使各率師出崇仁門禦  
之○金萬奴兵來破大夫營○奉遷九室神  
主于工部廳諸陵神主于考功廳○金兵九  
十餘人渡鴨綠江入義州分道將軍丁公壽  
出兵禦之有帶虎頭金牌者棄兵跪曰我元  
帥弓哥下也夜與黃旗子軍戰不克來奔願  
將軍活我○五月五軍不發唯後軍兵馬使  
抑敦植數向交河中軍兵馬使吳應夫使人  
沮之曰丹兵在積城場可回軍敦植不聽曰

高麗高宗

請四軍宜合攻賊四軍從之行至積城不  
賊○丹兵陷東州崔忠獻奏曰丹兵過東州  
勢將南下五軍逗留不戰徒費糧餉非委任  
閩外之意也請罷應夫并奪子壻職以前軍  
兵馬使崔元世代之上將軍金就礪為前軍  
兵馬使王從之○丹兵指交河過澄波渡五  
軍與戰于楮村却走之○丹兵數十騎寇城  
東籍田里○丹兵掠桃源驛吏得其文牒  
略曰兩國相戰徒殺無辜之民宜遣信實大  
臣奉表歸款○以大將軍池允深為揚廣忠



清道防禦使率道內兵及僧軍以禦賊○命  
賜將軍崔珣申宣胄竒允偉朴世通崔俊文  
等五領軍米人一碩布一匹崔忠獻集諸軍  
賜之允偉軍無故呼噪忠獻擅令停賜○五  
軍奏捷云丹兵至豐壤縣曉星峴我師欲戰  
將渡橫灘賊尾擊之左軍先戰敗走中軍後  
軍自山外出賊背擊却之追至盧元驛宣義  
場斬馘甚多牛馬衣物悉棄而去時有隊正  
安彭祖中矢還京云丹兵被殺唯二人餘死  
者皆我軍也○丹兵入原州州人力戰却之

高麗高宗

賊退屯于橫川○前軍右軍與丹兵戰于砥  
平縣敗之獲馬千餘匹○以中軍兵馬使崔  
元世為兵部尚書鷹揚軍上將軍後軍兵馬  
使柳敦植為監門衛上將軍左軍兵馬使貢  
天源降為大卿以鄭有麟代之○丹兵陷安  
陽都護府執按察使魯周翰殺之官屬亦多  
被害○遣內侍賫詔往慰軍中各賜衣一領  
銀瓶二口○丹兵陷原州州人久與賊相持  
凡九戰食盡力窮且無外援遂陷○前軍右  
軍敗績以大將軍任輔為東南道加發兵馬



使選城中公私奴隸以充部伍○前軍右軍  
與丹兵遇于楊根砥平兩縣屢戰取金銀牌  
傘子等物忠獻褒之以右軍兵馬使吳孝貞  
為上將軍前軍知兵馬使郭公儀為衛尉卿  
○六月遣刑部郎中金周鼎安撫西京○崔  
光秀叛據西京分臺錄事鄭俊儒誅之先是  
詔西京兵馬使上將軍崔俞恭判官禮部郎  
中金成等率西京兵令援五軍擊丹兵時俞  
恭好侵漁士卒離叛有卒崔光秀不肯行豎  
纛召集軍士還向西京俞恭蒼黃失措成醉

高麗高宗

卧不省光秀遂據城作亂自稱高句麗興復  
兵馬使金吾衛攝上將軍署置僚佐召募精  
銳傳檄北界諸城將舉大事禱諸神祠俊儒  
素與光秀同里閑相善率校尉金億白儒等  
十餘人袖斧就光秀所與語因擊殺之又殺  
其黨八人餘置不問城中遂安王大喜超授  
俊儒攝中郎將屬內侍賜衣冠鞍馬億儒加  
別將其餘賞職有差俊儒後改顛○御史臺  
上疏曰鄭邦輔趙冲望賊畏縮莫有鬪心棄  
軍驚走以致士卒陷沒又歷代所傳兵書文



籍以至器仗盡為敵奪未副推轂之意請免其職王不允御史臺復上疏請罷從之○清塞鎮執丹人王侯烈來尋斬之○秋七月西北面兵馬使奏契丹二百餘人寇清塞鎮判官周孝嚴京將韓紹出戰擒二人馬十匹鐵甲朱記銀牌等物王以孝嚴為興王都監判官紹為郎將○以前樞密院使趙冲為西北面兵馬使○中軍兵馬使崔元世前軍兵馬使金就礪追擊丹兵於堤州大敗之時中軍前軍追丹兵于忠原兩州間法泉寺移次禿

高麗高宗

元世曰明日之路有二歧吾行何如則可就礪曰分軍犄角不亦可乎元世從之翼日會于麥谷與賊戰斬獲三百餘級迫于堤州之川流屍蔽川而下越三日追至於達峴加發兵馬使任輔亦將兵來會元世謂就礪曰嶺上非大軍所止欲退屯山下就礪曰用兵之術雖貴人和地利亦不可輕賊若先據此嶺我在其下猿猴之捷亦不得過况於人乎三軍遂登嶺而宿質明賊果進軍于嶺之南先使數萬人分登左右峯欲爭要害元世等



使將軍申德威李克仁當左崔俊文周公裔當右元世就礪從中鼓之士皆殊死戰三軍望之亦大呼爭前賊大潰老弱男女兵仗輜重狼藉委棄賊由是不果南下皆東走追至溟州大關山嶺將率怯弱退屯旬日乃進賊已踰嶺矣○復以趙冲為樞密院使諫官奏曰趙冲昨以敗軍被劾免官今無功可賞復除舊職乞收成命待其功成方許拜官從之○王改名暉○加發兵馬使任輔病以大將軍竒久偉代之○中軍左軍前軍復追丹兵

至溟州毛老院敗之獲王帶金銀牌器仗○八月奉遷崇教寺康宗神御于玉輪寺○復史官宣飯先是某王欲見史臣記事潛至史館直官預知匿不現王怒曰直官不直宿停賜食至是崔忠獻奏云禁內官皆賜食唯史館獨無未合於理命復之○以朝陽清塞兩鎮及安州禦賊有功陞清塞為威州防禦使朝陽為翼州防禦使安州監務為載寧縣令又以黃州牧陷賊降為固寧郡○丹兵圍溟州翼日四軍追之後軍不及屯于剛州○交



州防禦兵馬使吳壽祺與丹兵戰敗績○右  
軍與丹兵戰于登州敗績陣主吳守貞死之  
○崔忠獻奏後軍兵馬使柳敦植遇賊逗留  
不戰請罷敦植及軍內諸將軍職終身不叙  
從之以敦植忠獻外甥赦之○丹兵趣咸州  
遂入女真地我軍退縮莫有追躡者○九月  
西北面兵馬使報女真黃旗子軍自婆速府  
渡鴨綠江來屯古義州城○丹兵入義靜麟  
三州及寧德城之界○丹兵移牒請糧○以  
吳壽祺為東北面兵馬使○前軍兵馬使金

高麗高宗

就礪承中軍牒移兵定州使覘賊返曰賊在  
咸州與我比境鷄犬之聲相聞就礪築鹿角  
垣三周其陞留李克仁盧純祐申德威朴蕤  
等四將守之移據興元鎮○冬十月西北面  
兵馬使趙冲擊黃旗子軍敗之時黃旗子軍  
來屯麟龍靜三州之境冲與戰斬獲五百十  
餘級又戰于麟州暗林平大敗之擒殺溺江  
者不可勝數僅三百餘騎遁去○丹兵得女  
真兵復振長驅而來金就礪回軍遇於豫州  
杜川交綏而退忽遘疾將佐請歸就醫藥就



礪曰寧為邊城鬼豈可輿疾求安於家乎疾甚勅歸京理疾以肩輿至京累月乃瘳○金就礪所留兵與丹兵戰于渭州敗績○遣使於安東慶州晉陝州尚州靈岩羅州全州楊廣州清州忠州等十道督諸州土貢又軍士有因取冬衣請告歸鄉久不番上者督令赴京○十一月丹兵復聚寇高州和州以上將軍文漢卿為中軍兵馬使大將軍柳敷植為後軍兵馬使大將軍竒允偉為加發兵馬使禦之○丹兵陷寧仁長平二鎮○朔州分道

高麗高宗

將軍白胤誘引丹兵二十餘人飲之酒乘其醉殲之○罷五軍及加發兵置三軍以文漢卿為中軍兵馬使李實椿知兵馬事李得喬為副使貢天源為左軍兵馬使宋安國知兵馬事金奕輿為副使李茂功為右軍兵馬使權濬知兵馬事金沿亮為副使○丹兵陷豫州○十二月崔忠獻信用術人李知識之言壞乾元寺以禳兵移成宗神御于開國寺又營新闕于白岳○宣州防戍將軍趙敦朴等棄城而還流于島○移御賢聖寺蓋信術



寅戊

者言欲以延基也

五年

宋嘉定十一年金興定三年

春正月知太史

局事金德明進新曆德明嘗為僧妄以陰陽之說媚崔忠獻得官所進新曆率皆任意變更古法日官及臺諫心知其非畏忠獻莫有言者○開都目政舊例都目政在歲抄崔忠獻秉政鬻爵比因兵禍人無行貨求官者故忠獻託賊遷延至是皆以不次官其賂者曰有戰功也雖有功者非賂終不得職○三月崔忠獻以年滿七十告老陽欲致政王知其

高麗高宗

意命有司備禮儀賜几杖令出視事○夏四月納熙宗女為妃○中軍兵馬使報丹兵大至以左諫議大夫金君綏代趙冲為西北面兵馬使召冲還京○崔忠獻遣其子知奏事瑀巡閱城廓兵器以私卒自衛帶甲者連亘數里○崔忠獻欲得武士心以帥將大集成等五人為借將軍集成等以無本領不問僧徒及奴隸脅為屬卒中外大擾家家杜門至有不得樵牧者忠獻聞之怒奪職其亂乃止○六月北界分道將軍丁公壽報女真叛賊



黃旗子賈裕來屯大夫營請與相見故邀致  
鴨江賓館宴慰乘其醉擒裕等七人又殺虜  
下二十餘人金元帥丐哥下聞裕被擒親詣  
公壽謝之欲結和親因請糧及馬公壽遂聞  
于朝給米三百斛○秋七月以趙冲為西北  
面元帥金就礪為兵馬使借將軍鄭通寶為  
前軍吳壽為左軍申宣胃為右軍李霖為  
後軍李迪儒知兵馬事○八月丹兵寇揚州  
○西海道防守軍與丹兵戰于谷州斬首三  
百餘級○九月趙冲等擊丹兵敗之丹賊八

保江東城初冲恨敗軍作詩自勵至是部伍  
整齊彌令巖肅秋毫不犯諸將莫敢以書生  
易之冲等道長湍指洞州遇丹兵于東谷擒  
其毛克高延千戶阿老次于成州以待諸道  
兵慶尚道按察使李勣引兵來遇賊不得前  
遣將軍李敦守金李鳳擊之以迎勣既而賊  
從二道俱指中軍我張左右翼鼓而前賊二  
軍望風而北敦守等與勣來會錄事申仲諧  
分其兵輪軍食賊又要之將軍朴義隣敗之  
于堯山賊散而復集騎數萬盡銳來攻我又



敗之亞特脫刺逃歸賊魁亦欲引還慮我要其歸路入保江東○西北面兵馬使金君綏奏丹兵在肅州永清之境率諸城軍擊之斬首四百三十餘級虜男女二十一人獲馬五十三匹○十二月蒙古元帥哈真遣使于我軍約同討契丹賊時哈真及扎刺率兵一萬與東真萬奴所遣完顏子淵兵二萬聲言討丹賊攻和猛順德四城破之直指江東城會天大雪餉道不繼哈真遣通事趙仲祥與我德州進士任慶和來滕元帥府曰皇帝以丹

高麗高宗

兵逃在爾國于今三年未能掃滅故遣兵討之爾國惟資糧是助無致欠闕仍請兵其詞甚嚴且言帝命破賊之後約為兄弟我以尚書省牒答曰大國興兵救患弊封凡所指揮悉皆應副趙冲印輸米一千碩遣中軍判官金良鏡率精兵一千護送蒙古東真兩元帥攻丹兵于岱州屯州城西禿山良鏡領兵往見之兩元帥張樂宴慰極歡而罷良鏡就州西門外結方陣兩元帥登高而望蒙古兵四十六人被甲帶劍相對而立良鏡使才人列



軍前鼓譟作雜戲又使善射者二十餘人一  
時俱射矢入州城賊登城望者皆奔避兩元  
帥歎其軍容整肅復邀良鏡置之上座更宴  
張樂慰之曰請兩國約為兄弟當白國王受  
文牒來則我且還奏皇帝時蒙古東真雖以  
破賊救我為名然蒙古於夷狄最凶悍且未  
嘗與我有舊好以故中外震駭疑其非實朝  
議亦依違未報遂稽往犒冲獨以為勿疑馳  
聞不已蒙古怒其緩呵責甚急冲隨勢從宜  
輒和解之

高麗高宗

卯巳

六年宋嘉定十二年金興定春正月元帥趙  
三年蒙古太祖十四年冲兵馬使金就礪與蒙古東真合兵攻丹賊  
降之初哈真屢責添兵諸將皆憚於行就礪  
曰國之利害正在今日若違彼意後悔何及  
冲曰是吾意也然此大事非其人不可遣就  
礪曰事不辭難臣子之分吾雖不才請為公  
一行冲曰軍中之事徒倚公重公可去乎就  
礪乃與知兵馬事韓光衍領十將軍兵及神  
騎大角內廂精卒往焉哈真使通事趙仲祥  
語就礪曰果與我結好當先遣禮蒙古皇帝



次則禮萬奴皇帝就礪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安有二帝耶於是只拜蒙古皇帝不拜萬奴就礪身長六尺五寸以長而鬚過其腹每盛服必使兩婢子分舉其鬚而後束帶哈真見狀貌魁偉又聞其言大奇之引與同坐問年幾何就礪曰近六十矣哈真曰我未五十既為一家君其兄而我其弟乎使就礪東向坐明日又詣其營哈真曰吾嘗征伐六國所閱貴人多矣見兄之貌何其奇歟吾重兄之故視麾下士卒亦如一家臨別執手出

高麗高宗

門扶掖上馬數日冲亦至哈真問元帥年與兄孰長就礪曰長於我矣乃引冲坐上座曰吾欲一言恐為非禮然於親情不宜自外吾其坐兩兄之間如何就礪曰是誠吾等所望但未敢先言耳坐定置酒作樂蒙古之俗好以銘刀刺肉賓主相啗徃復不容瞥我軍士素號勇者莫不有難色就礪與冲跪起承迎甚熟哈真等極歡哈真又善飲將與冲校優劣約不勝者罰之冲引滿輒嚼雖多略無醉色及闋舉一盃不飲曰非不能飲若勝而如



約則公必受罰矣寧我見罰耳主人而罰客  
可乎哈真重其言而大悅約詰朝會江東城  
下去城三百步而止哈真自城南門至東南  
門鑿池廣深十尺西門以北委之完顏子淵  
東門以北委於就礪皆令鑿障以防逃逸至  
是丹兵勢窘賊軍四十餘人踰城降於蒙古  
軍前賊魁喊捨王子自縊死其官人軍卒婦  
女并五萬餘人開城門出降哈真與冲等行  
視投降之狀王子妻息及偽丞相平章以下  
百餘人皆斬於馬前其餘悉寬其死使諸軍

高麗高宗

守之哈真曰我等來自萬里與貴國合力破  
賊千載之幸也禮當往拜國王吾軍頗衆難  
於遠行但遣使陳謝耳哈真與扎剌請冲及  
就礪同盟曰兩國永為兄弟萬世子孫無忘  
今日冲設犒師之宴哈真以婦女童男七百  
口及吾民為賊虜掠者二百口歸于我以女  
子年十五左右者遺冲及就礪各九人駿馬  
各九匹其餘悉令自随冲以契丹俘虜分送  
各道州縣擇閑曠之地俾之聚居量給土田  
業農為民俗呼契丹場者是已○哈真遣蒲



呈備完等十人賫詔來請講和王遣侍御史  
朴時允迎之命文武官具冠帶自宣義門至  
十字街分立左右蒲里備完等至館外遲留  
不入曰國王須出迎於是使譯者再三詰之  
遂乘馬入館門王引見于大觀殿皆毛衣冠  
佩弓矢直上殿出懷中書執王手授之王乃  
變色左右惶遽莫敢近侍臣崔先日泣曰豈  
可使醜虜近至尊耶設有荆軻之變必不及  
矣遂請出蒲里備完等更服我國衣冠入殿  
揖而不拜及還贈金銀器紬布水獺皮有差

高麗高宗

○二月哈真等還趙冲送至義州蒙軍還奪  
我諸將馬以行冲詰之曰此皆官馬雖死納  
皮不可奪也蒙軍信之有一將軍受銀給馬  
蒙軍以冲言為誣復多奪馬而去且以東真  
人四十餘人留義州曰爾等習高麗語以待  
吾復來○三月遣郎中李世芬奉迎前王子  
喬桐縣○賜崔忠獻姓王氏○元帥趙冲凱  
還崔忠獻忌功停迎迓禮時冲欲留西京第  
軍功忠獻恐變生不測飛書促還及論功忠  
獻主之有功者無賞人多怨之忠獻私宴北



征將帥于竹坂宮斂銀百官以供其費○  
百王子俱生○夏六月郎將奇仁甫謀誅崔  
忠獻不克見殺○秋七月遣戶部侍郎崔正  
芬等八人分巡北界興化道諸城檢閱兵器  
儲待軍資并諸小城入保大城時謀者有蒙  
古乘秋復來之語故備之○崔忠獻以其子  
玳尚前王女玳母即任氏親迎之日詣王宰  
樞百官具公服以從○崔忠獻殺校尉孫永  
等十人永等嘗釀飲於市酒酣嘆曰頃與丹  
兵戰有功反以無賂不得爵有坐中人以告

高宗

忠獻忠獻遣家兵捕之并其黨百餘人斬於  
保定門外○八月蒙古與東真國遣兵來屯  
鎮溟城外督納歲貢○九月崔忠獻有疾上  
表辭職及賜姓因密謂子瑀曰吾病將不起  
恐有蕭牆之患汝不復來瑀遣其壻將軍金  
若先侍病稱疾不就初忠獻有婢曰桐花有  
姿色里人多通忠獻亦嘗私之一日戲曰汝  
以誰為適夫耶婢以興海貢生崔俊文對忠  
獻即召俊文畜於家奴使之遂補隊正日見  
寵任凡請謁者皆附累遷至大將軍又於忠



獻家側大營私第交結勇士與上將軍池允  
深將軍抑松節郎將金德明為忠獻羽翼及  
忠獻疾病四人謀曰公若棄世吾輩必為瑀  
壘粉季子珣膽氣過人可屬大事因瞞瑀候  
疾欲除之遣人報瑀曰令公病篤急欲見公  
如是者再三瑀愈疑不至德明反以其謀告  
瑀瑀慰諭留匿俄而俊文允深偕進曰公疾  
甚宜速往候瑀即捕二人并松節分配遠島  
道殺俊文○蒙古使十一人東真國九人來  
○壬子崔忠獻死先是月犯熒惑日官奏貴

高麗高宗

人死忠獻聞之召集樂工數十奏樂竟日至  
夜三鼓樂未闋忠獻果死謚景成百官縞素  
會葬秘器羽葆鼓吹旗常擬於王者

史臣曰忠獻起於微賤專執國命貪財好  
色鬻爵賣獄至於杖逐二主多殺朝臣元  
惡大熬上通於天而得保首領死於牖下  
天道之不可知乃如此耶

冬十月義州別將韓恂郎將多智等殺其防  
守將軍趙宣及其守李棟以叛自稱元帥署  
置監倉使及臺官擅發國倉諸城響應遣將



軍趙廉卿郎中李公老招撫之又以上將軍  
吳壽祺代君綏為兵馬使○崔瑀以父所畜  
金銀玩獻王○朔州分道將軍黃龍弼性  
貪暴用刑慘酷州人賂以官箴銀器龍弼受  
之巡至安北都護府適義州逆率來攻其城  
齊聲唱曰寧朔銀器宜速還之龍弼慚憤自  
刎○義州宣諭使趙廉卿等還言義州叛民  
五十餘人至嘉州曰兵馬使趙冲金君綏丁  
公壽等清白愛民餘皆貪殘厚斂於民剝膚  
槌髓不堪其苦有此叛也崔瑀聞其言以安

高麗高宗

永麟柳庇俊弼李貞壽崔守雄李世芬高世  
霖洪文叙李允恭崔孝全宋自恭李元美崔  
謚等嘗諂事忠獻或為按察使或為分道分  
臺監倉使或求巨邑侵漁無厭分配諸島○  
賜安北都護府龜州延州成州州吏叅職有  
差時北界諸城多為義州賊所陷惟此數城  
堅壁固守故褒之○以樞密院副使李克儉  
將中軍李迪儒將後軍金就彌將右軍討義  
州○十一月義州賊攻安北都護府城中將  
士出戰斬賊朴蘇等八十餘級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

高麗高宗



